



论空想社会主义

下 卷

〔苏〕维·彼·沃尔金等著



商 务 印 书 馆



论 空 想 社 会 主 义

下 卷

〔苏〕维·彼·沃尔金等 著

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等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2 年·北京

607.5/1

论空想社会主义

下 卷

〔苏〕维·彼·沃尔金等 著

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等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850×1168 毫米 1/32 14 1/8 印张 337 千字

1982 年 3 月第 1 版 1982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统一书号: 3017·306 定价: 1.60 元

目 录

查达耶夫的社会乌托邦

..... B. A. 马里宁 刘昂译 (1)

布朗基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

..... 维·彼·沃尔金 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 (15)

威廉·魏特林的政治思想

..... 贝恩哈德·考夫霍尔德 孙则明译 (48)

让·雅克·皮佑

..... 维·彼·沃尔金 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 (100)

维克多·孔西得朗的生平

..... 莫·多芒热 顾良译 伍人校 (123)

约翰·弗兰西斯·布雷

..... 维·彼·沃尔金 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 (172)

十八世纪的俄国社会乌托邦

..... B. A. 马里宁 谷明译 (193)

别林斯基的空想社会主义观点

..... B. A. 马里宁 刘昂译 (205)

赫尔岑的社会主义

..... 维·彼·沃尔金 陈祖强译 (223)

亚·伊·赫尔岑

..... И. С. 格拉齐安斯基, H. Б. 帕霍连科 杨家荣译 (273)

彼得拉舍夫斯基集团

..... B. A. 马里宁 谷明译 (297)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空想社会主义

..... В. Я. 泽宾 张锦霞译 (311)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

..... П. С. 格拉齐安斯基 李兴汉译 (330)

杜勃罗留波夫关于未来社会和国家制度的观点

..... Ф. М. 布尔拉茨基 郭立群译 (353)

康斯坦丁·贝魁尔的生平和著作

..... 阿·左阿维 顾良译 (372)

附录一：古希腊的社会主义

..... 维·彼·沃尔金 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 (385)

附录二：安凡丹传略

..... 顾良译 (439)

查达耶夫的社会乌托邦

Б.А. 马里宁 (刘昂译)

为了理解社会主义为俄国社会思想提供新的可能性，分析 П.Я. 查达耶夫的社会乌托邦观点具有重要的意义^①。

认识社会主义思想。查达耶夫认识社会主义思想（用他的圣西门主义的说法），大概是在二十年代末。他在1831年给普希金的那封把圣西门主义叫做“政治宗教”的信，是这种认识的第一个文字证据^②。查达耶夫读过1832年在法国出版的圣西门选集。这个集子的名称叫做《圣西门选集及其生平自述片断》。这本选集收入了《寓言》、《实业家问答》、《新基督教》、《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论财产和立法》等篇。在这本集子里提出了达到“新基督教”的各种实际的方法。

显然，查达耶夫在这个时期不但已经了解这一新学说的实质，而且还开始向那些愿意听“这位莫斯科哲人”讲话的人解释过这一学说^③。

查达耶夫在四十年代中继续研究社会主义，继续把社会主义

① 我们认为，“社会空想”这一术语适用于查达耶夫的观点，这一术语比起“宗教空想”更能确切反映他的社会发展观念的实质。同时，甚至连使用第二个术语的人，通常也是意味着第一种意义（参看 Л.А. 菲利波夫：《查达耶夫的宗教空想和现代神学》——《苏联历史》，1961年第6期）。

② 参看查达耶夫：《文章和书信选集》，第2卷，莫斯科1914年版，第180页。

③ 彼得·维雅泽姆斯基在给 А.И. 杜格涅夫的信（1833年）中指出，查达耶夫“在莫斯科好像圣西门一样”（阿斯塔菲耶夫所存文献，第3卷，圣彼得堡1899年版，第236页）。

思想同他自己的关于社会发展的道路的概念相对照，并且正象现在所知道的那样，他不但对圣西门的观点感兴趣，而且也对其他的社会主义者，尤其是对傅立叶和傅立叶主义者的观点感兴趣。他在给西尔库尔伯爵的信(1845年1月15日)中指出：“毫无疑义，现在的巴黎是世界社会运动的主要发源地。”^①

查达耶夫把历史看成是解开人类存在之谜的一把特殊的钥匙。他在历史方面与其说是对过去感兴趣，还不如说是对将来感兴趣。查达耶夫在他的历史哲学中所持的出发点是，“我们生活在具有精神幸福的模糊本能的世界里，但是我们只有依靠自己一生中从这种本能发展起来的比较完整的思想才能够充分认识它”^②。查达耶夫不知疲倦地寻找这种“比较完整的思想”，即这种关于人生意义的思想。他指出，“时代的理性要求有新颖的历史哲学”。旧的基督教的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属于这种新的历史哲学，如同科学的天文学属于“希巴尔奇^③的观察”^④一样。他在寻找中求助于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点证实他对于任何一种他所知道的关于历史进步的观念，在内心里是感到不满意的。

查达耶夫对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引起兴趣，因为它首先把现存的社会秩序作为一种非理性的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方面非正义的制度来加以否定。在查达耶夫看来，这种否定是对客观实际加以现实主义认识的必要因素。

至于在一种情况下(在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中)，谈的是关于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关系的荒谬性和社会危险性，而在另一种场合下(在查达耶夫的历史哲学中)则谈的是关于封建农奴关系的不合理

① 查达耶夫：《文章和书信选集》，第2卷，第248页。

② 《文学遗产》，1935年，第22—24号，第21页。

③ 希巴尔奇(纪元前2世纪)，古希腊科学家，天文学创始人之一。——译者

④ 《文学遗产》，1935年，第22—24号，第21页。

性和落后性，只有相对的意义。在以上两种场合下，占统治的社会制度都被看成是人类精神发展上已经走过的一个阶段。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贵族启蒙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揭露，本身不能成为他们对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的无可怀疑的证明。无论是普希金，无论是查达耶夫，都批判资本主义的关系，都揭露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并且都深刻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的缺陷。他们也批判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者自由放任制度的“平等机会”所作的辩护。

查达耶夫给批判资本主义这种传说带进了什么新的东西呢？这种新的东西怎样促使他的关于社会发展的进步的观念得到丰富呢？查达耶夫继承了十二月党人揭露资本主义反社会实质的传统。他所说的关于“资本的无耻贪婪”的一番话，是同伯斯特尔^①的关于“财富贵族”对于社会是有危险性的论点相呼应的^②。这里要指出的是，A.C. 普希金也大约正是这个时候在关于约翰·田纳尔的笔记中发挥了对资本主义的相似的批判^③。由此可见，这是有十二月党人观点的人们的一个共同倾向。

查达耶夫的若干言论，证明了他对工人和资本家之间产生的完全新的社会矛盾有一定的认识。这是贵族启蒙思想中的一个新的主题。他是年青的工人阶级最早的、无组织的、仍是自发的运动的目击者，但是他表现出了为工人阶级的要求辩护的勇气。查达耶夫同情这个对他来说是新的“备受压迫”的阶级。他写道，“如果连新的追求阳光底下的地盘的人，也不能完全谦虚地迫使旧的统治

① 伯斯特尔(1793—1826年)，俄国著名的十二月党人，十二月党南方协会的创建人和领袖。——译者

② 《十二月党人社会、政治和哲学选集》，第2卷，第166页。

③ 参看《A.C. 普希金全集》，第7卷，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8年版，第435等页。

者让位的话,那么他们全体在这点上只有遵循现在的资产阶级“秩序”赖以建立起来的那种惩罚的榜样”^①。

对未来社会主义者的影响。查达耶夫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象A.И.赫尔岑、B.Γ.别林斯基、M.A.巴枯宁、И.И.萨宗诺夫这一些后来著名的俄国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的思想的形成^②。就是在后来,他也对自己年青友人的命运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切。查达耶夫在一封给居住在法国的友人的信(1841年)中,介绍了他对一位著名的俄国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即“一位叫萨宗诺夫的有非凡才智的人”所发生的影响^③。

赫尔岑本人在他的《往事与思考》和《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这两本书中,也谈到了查达耶夫影响的性质。我们详细谈一谈关于查达耶夫对年青的巴枯宁的思想影响的一件不大为人知道的事。在暴风骤雨的1848年后,正象查达耶夫自己讥讽地说,他是属于发狂到“需要特殊处理”的人。M.日哈烈夫回忆道:“A.Ф.奥尔洛夫伯爵(宪兵司令)在同查达耶夫谈话时,问他:‘你认识不认识巴枯宁?’查达耶夫以一种颇不平凡的勇气回答道:‘巴枯宁住在我们家里,是我的学生。’——‘那还用得着说,你的学生当然很好(啰),’奥尔洛夫伯爵说:‘因为是你教会他干这些事的。’”^④

显然,查达耶夫在这种场合下是有意加以夸张的。巴枯宁不是查达耶夫真正的学生,虽然查达耶夫观点的影响能够帮助巴枯宁的哲学的发展。巴枯宁自己的话也证明了这一点。巴枯宁在给亚历山大·比尔的一封信(1836年4月2日)中,告诉他关于自己

① 查达耶夫:《文章和书信选集》,第2卷,第205页。

② 参看赫尔岑:《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第85—86页;《往事和思考》,第4—5章,莫斯科1956年版,第138—148页。

③ 查达耶夫:《文章和书信选集》,第1卷,第240页。

④ 日哈烈夫:《彼得·雅科夫列维奇——欧洲的报信者》,1871年7月,第21页。

“就人类进步的问题同查达耶夫进行了长时间谈话”，他在这里指出，查达耶夫把自己“想像是这种进步的领袖和旗手”^①。在1837年4月给巴尔的信中，巴枯宁几乎“照着查达耶夫”的口气，阐述了关于因道德的功绩而摆脱了“禁锢他的利己主义”的人的道德完善的问题。

历史的新哲学。查达耶夫在以他的著名文献——《哲学书信》帮助有才之士认识社会主义思想方面是作出了一定贡献的。《哲学书信》中没有任何一点社会主义的东西，但是它以自己的方式向现代人提出了一些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哲学书信》第一集是《望远镜》杂志的撰稿人别林斯基从法文翻译过来的（根据另一种材料翻译的，是凯特契尔），是由该杂志的发行人И.И. 纳热日金出版的。这个集子对社会意识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哲学书信》象“暗夜中的枪声”^②，象召唤，象觉醒的象征。它成了理智的、解放的强大的刺激因素，尽管它还存在着当时的人都知道的各种各样的思想矛盾。具有先进信仰的人在《哲学书信》中看到主要的一点，这就是对封建农奴的俄国的一种无情的、有根有据的判决。用赫尔岑的话说，查达耶夫要求这个俄国“对它给敢于摆脱畜牲状况的人们带来的种种苦难作出回答”^③。对于其他的人来说，《哲学书信》是一切信仰和“一切神圣的东西”的体现，是对“民族感情”的凌辱，等等^④。

Л. 萨霍夫斯基找到了五封未发表的《哲学书信》，并且将它们出版。在他建立这个科学的功绩之后，我们不但可以非常详细地

① М.А.巴枯宁：《文章和书信选集》，第1卷，莫斯科1934年版，第249页。

② 赫尔岑：《往事与思考》，第4—5章，第138页。

③ 赫尔岑：《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第85页。

④ 参看日哈烈夫：《彼得·雅科夫列维奇·查达耶夫——欧洲的报信者》，1871年7月版。

理解查达耶夫表现在《哲学书信》第一集中的思想，而且也可以非常详细地理解他的全部观念。查达耶夫在写完《哲学书信》之后，对社会主义转而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我们看来是可以理解的，合乎规律的，甚至是必要的^①。正如查达耶夫在给维雅泽姆斯基的信中所说一样，他自己推测，“将会把哲学世界，也许会把社会世界弄得明确一些，因为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这两个世界在我们的时代将会合成为一个共同的世界”^②。

《哲学书信》中除了第一封信外，其余的还是当时的人所不知道的。查达耶夫在这些书信中，继续对封建的、农奴制的现实进行尖锐的批判。“关于这种现实可以不是开玩笑地反躬自问，它是否为有理性的人的生活安排的呢？”他怀着一个热爱自己人民的真正爱国者的深切的悲痛心情，写着关于这个“缺乏理想表现”的国家的事情。在这个国家中，“四千万人口披枷带锁”，远离“道德的思想”而生活着^③。

查达耶夫对既成状况的原因不抱幻想。在《哲学书信》中贯穿着查达耶夫对折磨人民的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压迫的诅咒。“在奴隶这个词里，包含着多少不同的方面，多少恐怖的情景。这是一个魔力圈，我们所有的人将在这个圈子里灭亡，而没有力量冲破它。这就是在我们这里把最高尚的努力和最崇高的激情化为乌有的东西。这就是麻痹我们一切人的意志的东西，这就是玷污我们的美德的东西。”^④。在查达耶夫看来，官方的保守的世界是一个没有发展、没有将来、没有生命中任何活的因素的世界。

① A.阿列克谢耶夫在《哲学书信》中看到“在萌芽中的整个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但这是自欺欺人，是夸大其词（参看阿列克谢夫：《俄国西欧主义》，莫斯科1929年版）。

② 《文学遗产》，1935年，第22—24期，第10页。

③ 同上书，第18页。

④ 同上书，第23页。

查达耶夫深深感觉到和意识到旧的贵族文化的灭亡,以及“我们的旧社会的无穷的厄运”^①。他同情这个曾经创造过高度的、对他亲切的精神文化的社会,看到它禁锢在陈腐的概念和思想的圈子中。在这个国家中缺少任何一类舆论。于是,查达耶夫带着极大的讽刺口吻指出,为这样的公众写作,无异是对牛弹琴。他看到企图捍卫历史注定要灭亡的东西是白费心机的,但是他还不能同旧的理想决裂,同对本阶级的历史作用的某种能力的信仰决裂;他看到这种文化的衰落,但是他对这种文化的珍品感到惋惜。由此产生了他的荒诞的公式:“社会主义将会胜利:不是因为它是正确的,而是因为我们不对。”^②因此,两方面都不对。查达耶夫说空想形式的社会主义不对,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他知道这种社会主义的种种奇谈怪论,但是对于它的胜利仍然深信不疑。

改革陈腐的社会秩序和腐朽的意识形态,是没有希望的、在历史上没有前途的事业。查达耶夫所有反对斯拉夫主义的言论的意义就在这里。他嘲笑这样的概念:仿佛“俄国体现了包含有最终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的某种抽象的原则”^③。查达耶夫在后来也是遵循同斯拉夫主义的民族主义和宗教的自我欺骗进行斗争的路线。

查达耶夫断言,人民的美好的未来不应当向过去找寻而应当向将来找寻,在按照启蒙道路建立起来的良好社会制度的条件下去找寻。必须“用时代的语言说话,而不应当用大家都不懂得的陈腐的教条的语言说话。如果这样,那么毫无疑义的,胜利将有保证,而且正是在我们这个理性、科学、甚至艺术都热烈奔向新的道德改革的时代中得到保证”^④。因此,不需要充满斯拉夫主义精神

① 查达耶夫:《文章和书信选集》,第2卷,第180页。

② 《文学遗产》,1935年,第22—24期,第682页。

③ 查达耶夫:《文章和书信选集》,第2卷,第280页。

④ 《文学遗产》,1935年,第22—24期,第58页。

的民族自我孤立和保守主义，而要用其他民族的物质文化和思想的成果来丰富人民的意识。“在这种吸收一切思想和科学、并推动我们奔向未知的新世界的可怕的障碍赛马中，要原封不动地坚持自己的意见”，那是不可能的^①。

承认社会不断的发展，是研究各民族生活的历史情况的唯一可能的出发点，这是坚持永远符合每一分钟的实际的活的真理的唯一良好的方法。查达耶夫指出：“铁路的时代，难道不应该是形形色色接近的时代吗？”^②

历史的进程是这样的：领悟破坏已经形成的并且受到官方鼓励的观念的整个体系的新思想，变成了必然的不可逆转的事。查达耶夫在给谢林的一封著名的信（1842年5月20日）中写道：“人民生活中常有这样短暂的时刻，那时任何一种新的学说，不管它是怎么样，由于这个时代特有的非常的知识界的运动而被赋予非常的权力。”^③在马克思主义出现的前夕提出的这一原理，对于查达耶夫来说是有代表性的。他相信，“非常的知识界的运动”已经开始，而且已经不能用任何非常的强制性措施来阻止它前进。

查达耶夫和其他的贵族启蒙主义者不能够准确地说明他们要找寻的“行动哲学”。他们认识到这种哲学的必要性，并且觉得它应当成为知识界运动的指路明灯。查达耶夫在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中，在黑格尔哲学的思想中，在革命的天主教（黑格尔的说法）中，以及在社会主义中，都看到了这一哲学。

《哲学书信》没有摆脱，而且也不可能摆脱严重的矛盾。例如，其中有这样一个矛盾，这就是查达耶夫在《哲学书信》第一封信中声称，仿佛基督教的主要价值就是意识形态的价值。这种价值“有

① 查达耶夫：《文章和书信选集》，第2卷，第267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240页。

助于地球上完善制度的建立”。查达耶夫对基督教的这种估价是有错误的，但是这种错误本身对于查达耶夫思想的社会方向来说是有代表性的。

社会正义的世界。查达耶夫对基督教，尤其是对东正教和天主教的评价，整个说来是错误的。查达耶夫认为，东正教不可赎的罪孽，就是它容忍“奴隶制”，而且从来不曾高声“抗议人民中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施加令人厌恶的暴力”。查达耶夫在批判东正教时，显然过份重视天主教中的社会性质以及它的博爱和平等的说教，然而作为思想家的查达耶夫还是突破了把两种宗教加以狭窄对比的框框，终于得出了比较有前途的结论。

还是萨霍夫斯基指出，查达耶夫在《哲学书信》第三集中“表达出了关于精神发展的理想、关于发展的一般进程，以及关于全人类进步的最终目的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他来说是最为珍贵的思想”，但是“他完全不提教会在这一切运动中的作用”^①。这是对的，因为查达耶夫不把教会看成是进步的因素。

在《哲学书信》中显然存在人类的公有趋势是人类过去历史的结果的思想。人是社会动物，一切“个体化”的企图只能损害人类的根本。在《哲学书信》中，查达耶夫指出了一个宏伟的远景——消灭“现在使人类脱离自然界”的现象^②。他没有隐瞒自己对俄国把过去加以理想化的不满。查达耶夫号召为了现实的社会将来要采取向前看的行动（他对这种行动的形式和方法还不清楚），以对抗在野蛮人的“幸福的”状态面前回溯往昔的欢乐的多情善感的传统。他对下面的这种思想抱着历史乐观主义的态度，这就是他相信人类和自然界能够统一起来：“我们会重新获得已经失去的如此美好的生存”，而“这一点完全依赖我们，并不需要离开我们周围

① 《文学遗产》，1935年，第22—24期，第64页。

② 同上书，第34页。

的世界”^①。

萨霍夫斯基在评述查达耶夫这一言论时，认为这位思想家在這種场合下议论“战胜死神”还是在“尘世生活的范围内”^②。显然，萨霍夫斯基在这种场合下是不对的。问题是查达耶夫在这里感兴趣的不是神学的问题，而是历史哲学的问题。他把个人方面“战胜死神”看成是人类的意志对人类的想像力的胜利。对他来说，人类的将来比起个人的死与不死的问题更为重要。

对他来说，阐明人和自然之间在改造社会环境的基础上达到和谐的条件这个问题，含有更多的历史意义。“我们周围”的环境，如果拿它们已经形成的情况来说，是不能促进人类向自由方向前进，而是促使对人类的奴役和增加业已形成的“脱离自然的现象”。因此，必须改变人类的生存的条件，如果它们符合人们的“迫切需要”的话，是能够长期保存的。

查达耶夫在给 A. 杜格涅夫（我们知道他这时正在研究巴黎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和活动）的信中写道：“如果不是迫切需要所产生的，那么在社会秩序中就没有什么伟大的和有成果的东西了，而社会改革只有在它们符合这一需要的条件下才能够获得成功。”^③

查达耶夫认为，在人类的将来不会有孤独之感。人最后不会再有“过这种狭窄的、可怜的生活的感觉”。“人除了努力消灭个体生活方式、而代之以完全社会的、集体的生活方式之外，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别的任务了。”^④可以说，这是一种潜在的社会主义思想。查达耶夫把“已经实现了的道德规律”看成是人类历史的目

① 《文学遗产》，1935 年，第 22—24 期，第 34 页。

② 同上书，第 64 页。

③ 查达耶夫：《文章和书信选集》第 2 卷，第 242 页。这封 1843 年 11 月 1 日的信，是活动家们讨论十二月党人社会主义理论结构的另一个证明。在许多这一类结构中，可以看到大有前途的历史哲学。

④ 同上书，第 1 卷，第 121 页。

的。“有觉悟的后代的工作，就是要促进这最终的行动。这种行动是一切的终点和目的，是人类本性的最后阶段，是世界戏剧的结束，是伟大的《默示录》的综合”^①。这将是“天国”，只不过是人间而已。查达耶夫在这一原理中，表达了上述的这一种社会目的论。

人们常常把查达耶夫想像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历史悲观主义者，而实际上他却不同于那些只通过《默示录》动机的棱镜来观察历史过程的人。他在给普希金的信中写道：“我的朋友，请你看一看吧，难道不是真的有一个世界正在灭亡吗？难道对于那些事先没有觉察一个新的世界正在旧的地方兴起的人们来说，在这里除了即将来临的可怕的灭亡外，是不会得到什么别的东西吗？”^②这种言论不是仅此一次。查达耶夫历史哲学的观念，尽管有种种漏洞百出的、唯心主义的稀奇古怪的东西，但仍有一个无可争辩的优点，这就是“对新世界的预感”。查达耶夫指出，“对将来人类会幸福的信仰，成了我的一个避难所。当我对周围的可怜的现实感到苦恼的时候，我感到需要呼吸一下更加清新的空气，看一看更加晴朗的天空”^③。

对他来说，人类的进步是无可怀疑的。他说，他对于新世界必然产生的信仰，是依靠“经过应有加工的史实的综合”的知识。他还不知道真正的历史哲学。但是，他认为，他仿佛懂得了历史哲学的一个基本条件——“关于支配时代更替的普遍规律的清晰的概念”。

无论是俄国的社会也好，无论是西欧的社会也好，查达耶夫都把它看作是大大不符合人类优秀的才智之士形成的观念的社会形态。这些社会形态既同人类的真正本性及其社会本质有矛盾，而

① 《文学遗产》，1935年，第22—24期，第62页。

② 查达耶夫：《文章和书信选集》，第2卷，第179页。

③ 同上书，第125页。

且也同人类得到的关于他所需要的社会组织概念相矛盾。他认为，世界处在出现社会理论的边缘上，这不是没有道理的。用他的话说，这种理论将是“时间的真理”。他在给普希金的信中写道：“很快就会有给我们带来时间的真理的人降临。也许在起初的时候，这种真理将会象圣西门现在在巴黎所宣传的政治宗教的那一类东西。”^①

查达耶夫密切注视着西欧脑力生活中的每一个新的词。他在《哲学书信》中写道：“现在已经看到人类少年时代所特有的生动才能的某一些觉醒的迹象。但是，这不过是美好的白昼的黎明。”^②这一番言论不太符合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历史学家强加在查达耶夫头上的历史悲观主义的标签。查达耶夫有错误，但是这种错误完全可以解释得清楚的，这就是他有时把希望寄托在那些不是提出新词，而只是提出花样翻新的旧词的人的观念上。对谢林的情况是这样，对拉曼纳^③的情况是这样，对法国天主教的“革新”运动也是这样，而查达耶夫却把这些当作解决社会问题的最后一言。但是，要强调指出的是，查达耶夫从来没有成为这些观念中的任何一种观念的新信徒。例如，查达耶夫反对拉曼纳的这种武断的说法：仿佛基督教之所以成为真理，就在于它是“人民的呼声”，就能够说明问题。查达耶夫在给杜格涅夫的信中写道：“每个人都知道，首先基督教假设真理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天堂；第二，当它降临大地的时候，那也不是从群众中产生的，而是从选民或者是负有使命的人中产生的。”^④

① 查达耶夫：《文章和书信选集》，第2卷，第79—180页。

② 《文学遗产》，1935年，第22—24期，第57页。

③ 菲·罗·拉曼纳(1782—1854年)，法国反动政论家和政治家，天主教修道院院长。——译者

④ 赫尔岑：《往事与思考》，第4—5章，第143页。